



# 大后方

波列伏依著

孙广英译





波列伏依著

# 大海方

孙广英译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一年·北京

В. ПОЛЕВОЙ  
ГЛУБОКИЙ ТЫЛ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9.

大 後 方

书号1531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465,000 开本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20 $\frac{13}{16}$  插页2

1961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册 定价(3)1.85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Землякам, рабочим  
Пролетаркам, среди которых  
прошли мои детские годы  
и юность — с любовью.

А. С. П.

怀着敬爱的心情献给  
我的乡亲们，“女无产者”工  
厂的工人们——我的童年和  
青春是在他们中间度过的。

作者

## 第一 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旬，一个妇人，围着老太婆式的深色披巾，穿着破毡靴，费力地拖着两腿，迈着疲惫的步子，在一条通往省城维尔赫内伏尔斯克的道上行走。这也是一条接近前线的道路，在猛攻的时期，这种道路有时一夜之间就会产生出来。它是部队集结地点和出击地界间最短的一条线。这位妇人走出积雪复着的老松林，跑过小树林和耀眼的雪地，下了沟；又爬上来，最后，到了城郊，在通过一片没收割的菜地时，她踏着上冻的菜地，像在钢琴琴键上行走一样，一垄一垄地横跳过去。一棵棵被车轮和履带压碎的白菜在步兵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她等了一会儿，瞅着附近无人时，便弯下腰，拾起一棵没压碎的白菜，揪掉发黑的叶子，啃起来白色的菜心。冻白菜被咬得咯吱咯吱响，味道不好，也不解饿。几辆载重汽车匆忙地赶上了这位行路的妇人，刷了白石灰的木头车厢震得哗啦哗啦直响。车上的战士们穿着崭新的短皮大衣，戴着还没有揉皱的护耳帽子，情绪极好。

“喂，大婶，干嘛慢腾腾地往前蹭呵？上来吧，我们把你带



去！”一辆汽車上有人喊道。

一个人用手掌拍起駕駛室的頂盖来。司机馬上刹住車，从小門儿里伸出脑袋，提心吊胆地瞧着蒼白的冬季的天空。

“空襲警报解除了，”車厢里的人解釋說。“应当捎带捎带普通的老百姓……大嬸，上来吧！”

几只有力的胳膊把她托进了車厢。

“你可真沉呵！”

她什么也沒回答。她坐在一个角落里，背靠着駕駛室，用披巾角遮着嘴，偷偷地繼續啃白菜疙瘩。这些身穿还散发着軍需仓库里的臭樟脑味的軍装的战士们，看見有人在严寒中啃冻白菜，都很奇怪。不仅奇怪，还觉得有点儿可怕。

“喂，弟兄們，摸摸兜儿，誰有什么可吃的……”

但是部队在进攻，背包都在轎重車上。只找到一片沾滿了烟末的发黃的腌猪油，一块碎面包干和三小块灰黃色的砂糖。

“謝謝，”她小声說，她的眼睛在披巾的皺折間閃了一下。

这是一个靜靜的、晴朗的寒天，沒風也冷得刺骨，周圍的一切：光滑的、傾斜的雪堆的每个棱角，每根树枝，从雪底下钻出来的每株草莖，——所有的东西上都复了层厚厚的霜，都在放光，閃爍。背阴地方仿佛是藍色的。雪像土豆粉一样，在車輪下吱吱地响着。但是，尽管天这么冷，霜这么厚，面頰上仍然时时可以感到阳光的十分羞怯的触摸。在这样的天气里，就是有滿腹心事的忙人也会突然站住，吸滿寒冷的新鮮空气，模糊地感到春天的逐渐到来而現出笑容。

然而，不論是靜坐在軍用卡車車厢角上的妇人，或是挤在車厢板旁边的战士们，还是順着这条剛剛出現、被履带和車輪压紧、被鞋底踩实的道上匆匆走着的行人，都沒有看見和觉出这种

美景。他們的心在另一個地方，那里大炮的轰隆声和炸彈的爆炸声从天亮就响个不停，从汽車上已經可以远远地看出維尔赫內伏尔斯克市那儿的黑烟窗和房屋的輪廓了。市区的那头儿不知是什么在燃燒。波浪式的烟团升起来，染污了晴朗的寒天，被初升的旭日照得发亮的城市在这种背景上显得格格外凄惨。

“大嬸，你是那里的人嗎？”战士们关心地問道，他們都在激憤地傾听着越来越清楚的射击声。

她肯定地点点头。上升的黑烟团仿佛給她施了催眠术。她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它。

“喂，你們这个維尔赫內伏尔斯克小城挺好吧？值得为它作战嗎？”

“不是小城，是大城。很好的一个城市。以前很美呵。”

“是的，看得出来，它够倒楣的了……弟兄們，你看，你看，右边那座大房子——四面透亮……我的媽，光剩牆啦！”

“烟窗呢，烟窗，好像叫什么啃了似的？是炸彈炸的嗎？……女公民，敌人放火燒的是哪儿？”

“不知道……那里是紡織联合工厂……‘女布尔什維克’。”

“就是出印花布頂著名的那个厂嗎？”

“不光是印花布……是它，是它在燃燒。真糟糕呵！”

“別发愁，等着吧。我們馬上就給德国鬼子点厉害的尝尝。”

烟团越来越黑，越濃。那位妇人一直盯着它們，輕輕地叹口气，說：

“晚了。在国境上就应当給他們点厉害的。”

一个身材高大、滿臉鬍鬚、上年紀的战士，两脚寬寬地叉开，稳稳地站在汽車上，不管車怎样顛簸，手里仍然攥着烟卷，在所有伙伴中，只有他保留着冬季前方战士那种風吹日晒的黝黑臉



色。他皺着眉毛瞧了婦人一眼，說：

“晚了……坐在汽車上說什么都容易，”他用頓巴斯一帶城里人响亮悅耳的鄉音說。“不管晚不晚吧，整個法西斯主義，他媽的，突然從後面，偷偷地照你後腦勺就是一下，你一時很難蘇醒過來……一星期裏頭，希特勒搞垮了多少強國呵……你還說，晚了！”

他把煙卷吸得燒着指頭了，指尖已經熏黃了，這才向煙頭上吐點唾沫，從兜裏取出煙包，把剩下的一點煙末放進去。汽車猛地一震。大家都蹲下了，有的人甚至倒在車廂裏。大鬍子戰士卻仍然站着，瞧着站起來的弟兄們，溫厚地微笑着。

“像獵狗一樣……大概光是在打獵時才聽見過真正的槍聲。”

步兵用手扶住晃蕩的步槍在路旁魚貫前進。汽車趕過了步兵，趕過了馬拉的炮車，那些馬，毛上都蓋了層霜，像剛爬出冰窟窿似的，渾身冒着水汽。通訊兵費力地從雪裏拔着毡靴，在路旁小道上跑着，跑過之後，發亮的雪面冰凌上就留下一條剛看得見的电话綫。履帶拖拉機的馬達緊張地隆隆響着，在沒人走過的雪地上向前猛沖。拖拉機拖着用圓木頭釘的雪橇，雪橇上裝的是用雨布蒙着的一大堆軍用物資……雖然天氣很冷，人們發紅的臉上還在流汗，仿佛所有在這個寒天裏急忙奔向這個城市的人都是剛出了浴室似的。

走過菜地，路平坦一些。根據一行行沒有樹梢的或燒焦了的樹，根據電綫杆子和雪地里豎着的爐煙囪，猜得出來汽車已經進了郊區的街道。街道已經沒有了。人行便道也沒有了。在雪地里新踏出的小道上行走的傷員越來越多。他們有的單獨走着，有的三五一伙，互相摠扶着。婦人欠起身子，用焦急的目光迎送

着他們每個人。

“女公民，你的兒子在前綫嗎？”大鬍子關切地問道。

“丈夫，”她小聲回答。

“步兵嗎？”

“工兵。”

那些傷員們已經和退却時期的傷員們不一樣了。他們沒有驚惶失措或是情緒低落的样子。就是現在，他們有的癱着腿，拄着拐棍，有的脖子上用寬綑帶吊着木板兒托着的受傷的胳膊，都慢慢地走着，並沒有失掉進攻時期的熱烈情緒，很願意回答問題，他們自己對周圍的一切都感覺興趣。

“喂，那裏怎麼樣？”汽車上的人問他們。

“逃跑了，魔鬼……我們一包圍，他們就跑了。正在退却……我們給他來了個迎頭痛擊！”

“城市破壞得很厲害嗎？”大鬍子問道。

“希特勒把它糟蹋壞啦。”

“那麼，已經完全解放了嗎？”

“別着急，有你的活兒干……敵人據守着小河對岸。還在打，狗崽子，不讓人喘口氣。”

“喂，別往汽車底下擠呀！離開大路，快，快，快……”

“我想在這兒下車，”當汽車走上伏爾加河岸向左轉彎時，婦人腴腆地說。

“等一下，”大鬍子說，一邊敲着駕駛室。

制動器又咯吱一響，汽車輪在地上滑了幾步，司機的圓腦袋又慌忙地從小門兒里伸出來，耽心地向上仰着。

“嘿，朋友，你的神經太脆弱了，”大鬍子微微一笑。“現在得讓女公民‘着陸’啦……一路平安。”

她从车厢里爬下来，顺着伏尔加河岸慢慢走去。那些进攻的部队也在河岸上走着，他们完全忘记了防空的常规，队伍排得很密。这个城市引以自豪的东西——那座美丽的桥梁被炸毁了，中间的一个桥孔的断梁像扯断的花边一样垂下来。但是工兵已经用标杆在冰上标出了渡河的道路。进攻的部队左拐右拐地蛇行着过了河，消逝在黑烟笼罩的废墟中间。为了抄近路，妇人斜着过了河，爬上陡岸，立刻来到了广场上。

这里有座古老的、叶卡德琳娜时期<sup>①</sup>的宫殿，苏维埃时代改成了博物馆。现在这座房子好像是漫不经心地从舞台上取下来、随便摆在院子里的舞台布景；透过那些熏黑了的窗户口看得见公园里上霜的树梢。这真是触景伤情。妇人扭过头去，一种意外的发现吓得她哎哟一声：和宫殿毗连的整个广场上都立着一行行整整齐齐的十字架，这是些一模一样的、结实的松木十字架，灵巧的手在上面仔细地用正楷写着死者的姓名和死亡日期，有的地方还用同样的黑颜料画了一枚铁十字勋章，有的是两枚，三枚。广场上空荡荡的。只看见有一个人。这是一个穿着第三期入伍军人大衣的上年纪的战士，大衣袖上套着红袖章，背着步枪，手里拿着小红旗。

这个奇怪的墓地上的十字架像受检阅的军队一样整齐地排列着。这种场面使妇人惊愕万分。于是她向这个正在沉思地察看着什么的人跑去。那人扬起满布皱纹、冻得发紫的面孔，用小旗指着一个被炮弹翻开的坟墓。炸开的冻砂土在雪地上现出恶狠狠的棕黄色，坑底露出了四对光脚，脚趾和脚跟仿佛象牙雕的一样。

<sup>①</sup> 指俄国女皇叶卡德琳娜二世(1729—1796)当政时期(1762—1796)。——译者注。

“德国鬼子真滑头，”战士用冻得发哑的声音说。“你看，一个十字架底下埋四个人……他们的仗已经打到了这种地步。”

这个战士突然拚命一跳，把妇人推倒，自己也在旁边趴下。只听见吱儿一声。不知是什么东西轰隆响了一下，碎木片纷纷散落下来，冻土块噼哩叭啦地响了一阵。

“趴着吧，老奶奶。别抬头，还有呐！”士兵用发白的嘴唇小声说，一面往地上按那个妇人。

空中又有了嘯声。这次的爆炸声远一些，宫殿残存的墙壁有一堵在白、红色交織的烟尘里开始傾斜，倒着倒着就碎裂了。

后来迫击炮弹不落。烟尘也消散了。但是，被击碎的墙壁的灰泥味，燒糊的屋脊和火后刺鼻的烟味，还是很濃。那个战士站起来，取下一只手套，用它擦拭在雪里弄湿了的步枪后膛。

“老奶奶，你赶快离开这儿吧！十几分钟以后又該打炮啦。趁着沒打，你快跑吧，一步迈三个十字架。”

战士回头一看，就住嘴了，瞪着两只眼睛瞧着妇人。她已经站起来。披巾从头上掉下了。惊讶的战士面前站着一位年轻女人，圆圆的脸，弯弯的黑眉毛，调皮的翘鼻子，丰满的紅嘴唇。头发是淡褐色的，在后面結成一个沉甸甸的半披散的卷儿，眼睛是深棕色的，这双眼睛，虽然因为刚才经历的事情有些激动，但是它们显然知道自己的魅力，所以坦然地，甚至好像嘲笑地瞧着战士。

“請原諒我叫您老奶奶，年轻的女公民，”交通哨举手行礼，说。“不过，您还是离开这儿吧。而且要快些。”

“那里怎么样？”妇人指着飞来迫击炮弹的那边，問道。

“我们的部队中午就冲到哪里去了。随后坦克也过去了。可

是，您看……”

不知是什么东西挺奇怪地“唰”一声从头顶上飞过去。妇人用疑問的眼光瞧瞧談話的对方。

“这是炮弹。敌人在打重炮弹……您走吧，走吧，这里还可能发生意外……”

好像为了证实他的话似的，远处的三次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又把地震得直哆嗦。

## 二

但是那位妇人仍然到狭窄的基瑪河对岸去了，炮弹和迫击炮弹就是从那里飞过来的。她一听见空中鸣响着她现在已经熟悉的嘯声，就趴在雪里，等爆炸之后再站起来走。某种比恐惧更强烈的情感在吸引她前进。她几乎是跑着，毫不注意那些坍塌的房屋，扭成螺旋形的、在被弹片打得遍体鳞伤的电线杆旁边轻轻响着的断电线，各处的大火以及突然涌到空寂无人的街道上的流水般的军用汽车。

她好像什么都沒有看見。連从一辆击毁的大卡车的小门里伸出来的德军司机的尸体也沒能引她多看一眼。但是她突然“哎呀”了一声就站住了。由于惊駭和疑惑，她瞪大了两眼。从街道尽头的一所燒得发黑的坍塌的房屋望过去，在她眼前出现了很大一片奇怪的曠野。她从小就看惯了这工厂附近的老工人村的街道和隱藏在小果园中間的一排排小木头房。可是現在，这里却成了一片荒地，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土丘，一些似乎沒有任何布局的、星散的小房，一些电线杆和树桩。……妇人的目光茫然



地在殘存的房屋中間轉來轉去，想找出那所有藍色护窗板和雕花窗框的小房，不多日子以前，在照明彈和炸彈的火光乱舞的一个可怕的夜晚，她才从那里跑出来呵。

熟悉的电車站上停着一辆电車，后面挂着一节拖車，都已經陷在齐膝的深雪里。車厢板被彈片打得遍体鱗伤，玻璃都沒有了，車里灌滿了雪。現在她才认出了自己所呆的地点，于是順着雪地上勉强看得出来的一条小道，走到仅存的一所完整房屋跟前。从那里再走过一段街区就是她的住所。但是房屋都沒有了。只能根据雪地上模糊的小土堆猜測出原来的街区。沒有道路。到处是一片沒踏过的深雪。妇人时时陷入齐膝的深雪里，好容易走到了熟識的大門口。大門立在一片平坦的雪地里，这里沒有一个脚印。門沒鎖上，風把它吹得劈劈拍拍响。藍鉛铁信箱鏘鏘地响着。妇人摸摸冰凉的鉛铁信箱，又試着把門儿关上，順着她剛才踏出来的、将要被雪填平的脚印慢慢地走回去。現在她觉得寸步难行了，好像在大門那里有人在她肩上放了力不胜任的重担似的。

她自己的脚印又把她引到那所完整的房屋跟前。这时有个胖得不自然的女人站在台阶上，臉上发褐，顏色很奇怪。那女人警惕地瞧着向她走来的妇人，又疑惧，又高兴。

“您好呵，”在台阶旁站下的妇人說。“我是卡里宁娜，我从前住在那边烏卓洛夫家，我是他們家的……”

“你认不出来我了吗，安娜？”台阶上站的那个女人伤心地說。

“聶菲多娃？娜斯佳？……”叫安娜的那个妇人迟疑地說。

“亲爱的娜斯佳！”

“亲爱的安娜！”



婦人們擁抱在一起，完全不動了，仿佛一下癱軟了似的。

“你回來啦？”

“你在这儿沒動嗎？你倒挺胖，臉也……”

“胖，”聶菲多娃苦笑了一下。“我把剩下的衣服都穿上啦。冷呵。臉嗎？我們已經一個月沒洗臉了，沒有水呀……我們化雪水喝，可是用三腳架支個小鍋，能化多少呢？一言難盡呵……”她哭起來，依在安娜身上，貼着她的耳朵小聲說：“壞蛋，壞蛋……這些該死的东西！”

後來她用頭巾角擦擦臉，兩頰留下幾條白色的淚痕。現在連安娜本人也覺得奇怪了，她怎麼沒能馬上認出自己的老朋友呢，從前，她們下了班或者開完黨的會議，經常一塊兒回家呀！

“怎麼，你搬到拉古金家來了嗎？”

“不止我一個人。自從該死的敵人把村庄燒掉，我們在這頭住的人都搬到這所房子里來了……擠得像黃瓜里的籽兒似的。”

“我婆婆也跟你們在一起嗎？”安娜抱着希望問道，並且着急地向台階上邁了一步。

“我們不在一起，在那兒。”聶菲多娃用發褐的手向曠野里孤零零地豎着兩扇大門的地方指了一下。

“怎麼在那兒？”安娜的聲音在疑惑里露出了驚駭。

“你婆婆燒死了。”

安娜抓住了門廊上的圓柱子。

“什麼？娜斯佳，你說什麼？怎樣燒死的？”

“是這樣，在自己的家里……你們是在哪兒分手的，我不知道，可是第二天——德國人已經來了——我看見她挑着水桶到井邊去担水。大家都說，娜捷日達·烏卓洛娃撤退以後又回來了，神經似乎有點失常，躲着人，不跟任何人談話，鎖上門在家里

呆着……可是后来，十一月間，我們的軍隊在伏尔加的那岸动手了，希特勒就开始燒村庄……他們在这里修了一些什么永久火力点，为了防守……这时候那些鬼子兵就把所有的人都从各家赶出来，也把娜佳大嬸，你的婆婆，赶了出来。可是她不願意出去——就是不出去。他們抱住她，强把她拉出去了，用一种特别的噴子向房子上澆了汽油，房子一下子就着起来。火着得正旺，她从那帮强盜手里掙出来就钻进了屋子。不知是她藏的什么貴重东西沒拿出来，还是本来就神經錯乱了。德国人当然不会跟她往火里钻。結果，她就沒出来……我亲眼看見的……我拿着包袱，还带着孩子，在旁边干着急。”眼泪又順着講話人的两頰流下来。“唉，安娜，这里的人都死光了！……听說，宿舍里，冻硬的死人就那么躺在小屋里自己的床上。”

“咱們的織布厂呢？”

“停工一直停到今天。就是那个烏拉基斯拉夫列夫工程师在那里張罗，大概是打算开工，給德国人干。”

“什么烏拉基斯拉夫列夫？哪一个？就是紡紗厂的那个嗎？……德国人来了之后，他沒走嗎？”

“不光是沒走，要是那样还好呵，亲爱的安娜，沒走的人可多啦……他在他們的市政府帮他們干了各式各样的坏事，叛徒犹大……”

“那么，工厂怎么样了？”

聶菲多娃突然哭起来，悲悲切切地說：

“你看，这就是它，是咱們的織布厂在燃燒呀……夜里，大炮一响，法西斯就把它点着了。这就是那里冒的烟。”她抓起一把雪，扔到嘴里。“你丈夫若尔卡·烏卓洛夫呢，他在哪儿？”

“他还能在哪儿？大家在哪儿，他就在哪儿。在前方……”

唉，太慘啦，他多愛他的媽媽呀；娜斯佳，這件事我真不知道怎樣寫信告訴他。”安娜忽然着忙了。“好吧，再見。”

“你到哪儿去？進屋吧，咱們擠着住，你來暖和暖和……”

“我走啦……它在燃燒呵，燒得多厲害。”

現在，整條街根本沒有了，所以距離一下子就縮短了。早先從這兒甚至望不見工廠，現在却彷彿離得很近。濃煙籠罩着廠房。安娜抄近路，斜着穿過工人村從前的街區，一直踏着深雪向黑煙飛騰的地方走去。“女布尔什維克”聯合工廠大院子周圍從前的高大的木頭柵欄都拆掉作了柴火，因此火場的整個淒慘景象立刻呈現在安娜眼前。

大半个工厂正在燃燒，那里從前是主要織布車間，那些敞亮的新房子里有食堂，文娛室，閱覽室，黨工作研究室。房頂都塌下來。但是四壁還屹立着，金屬窗框上滴着溶化了的棕紅色玻璃水。透過空窗口，可以看見懶洋洋的粗大的火焰在燒紅的熱機架中間徘徊，呼呼地叫着，噝噝地响着。

火場噴出噲人的熱氣。牆邊的雪融化了，露出很寬一條地面和被壓倒的、冬天沒有凍死的青草。安娜甚至覺得燒焦東西的煙味里似乎摻着解凍的土香。婦人突然感到四肢無力，一下坐在雪堆上，雙手捂着臉……

這樣坐了多久，安娜自己也不知道。雪地里咯吱咯吱的响声使她從痛苦的半昏迷狀態清醒過來。她耽心地四下一望：旁邊站着一個身材不高的人，這人十分矮壯，寬肩，穿着小牛皮短上衣，看起來簡直就是個四方塊。他身上穿戴的一切：短皮外衣，羔皮帽子，皮底白毡靴，甚至連手里拿的圖囊，都沾滿了黑糊糊的粘油。他那皮膚微粗、下巴挺大、同樣是四方形的臉顯得很憂愁。他皺着眉，大火的亮光照在他臉上好像讓他感到身上的